

■胡晓霞



今年春分时节，春风轻拂，万物向荣，一场“市领导开展‘请你来协商’课题调研活动”在李毓蒙先生故里东山街道如期召开。再次来到这片文脉绵长、实业厚重的土地，仿佛又一次穿越了百年光阴，触摸到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深耕实业、兴学育才的滚烫初心。作为记述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文学作者之一，行走其间，心中满是敬畏与感念，先辈的家国情怀与远见格局，在春风里愈发清晰动人。

春和景明，盛会启幕。4月3日上午，2026瑞商大会上，华峰、瑞立、乔路铭等10家本土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，捧回了象征实干担当的“毓蒙鼎”。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现场直播的我，心中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感慨与激动。这座沉甸甸的毓蒙鼎，既是对当代瑞商深耕实业、坚守初心的褒奖，更是对李毓蒙先生百年精神最深沉的致敬与赓续。它是时光的信物，是精神的图腾。在随后接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，我谈及此鼎时，满是发自肺腑的慨叹：李毓蒙先生一生最动人、最有长远价值的坚守，不止于机械拓荒、实业奠基，更在于心怀长远、兴学育人，他以教育为实业铸魂、为故里立根。

1938年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天，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肆无忌惮，猖獗一时，时局极不稳定。李毓蒙先生为使家乡适龄儿童不失就学时机，积极筹划，一所“私立毓蒙完全小学”在东山土埠村的天后宫正式成立，即今天的毓蒙小学前身。在李毓蒙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下，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小学，办学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，所有入学儿童一律免收学杂费。世代文盲的枷锁，从此从东山人民身上卸下了。

但先生深知小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，于是，他克服重重困难，于1941年的冬天，带领众人在东山陡门工业基地东边破土兴建工业学校校舍。1942年2月，“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”建成并正式开学。然而国难当头，办学经费来源十分困难，但毓蒙先生并不轻言放弃，几经周折，于1954年8月，他将学校合并到杭州化学工业学校，即现在规模宏大的浙江工业大学前身。

回望百年风雨，浙南大地百业待兴的岁月里，李毓蒙先生的人生选择，始终带着超越时代的远见与赤诚。他坚信“实业兴则国兴，人才强则业强”，在深耕机械实业、开创浙南工业先河的同时，他清醒地洞察到实业发展的核心命脉在于人才。从毓蒙小学，到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，先生倾尽心力，不以牟利为目的，只为培育本土工业人才，填补地方职业技术教育的空白，让贫穷子弟有学可上，让普通青年有技可学，让地方实业有才可上。先生办的工校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机械工业技术人才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用一生证明，真正的实业家，从来不止于创造财富、壮大产业，更在于担当责任、传承文脉；真正的长远发展，从来不止于当下的兴旺，更在于为后来者铺路、为下一代筑基。

最让我心生敬意、倍感欣慰的，不只是一座鼎、一份荣誉，而是毓蒙先生当年种下的“实业兴教、育才报国”的种子，已然枝繁叶茂，荫庇一方。

2018年，瑞立集团董事长张晓平秉承李毓蒙先生兴学普惠的初心，提出“招人难，就自己培育人才”。2021年9月，瑞立集团全资创办的瑞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正式开学。2023年3月，又与瑞安市政府、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共建浙江机电技师学院瑞安分院，产教深度融合，校企无缝对接，成为浙南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，完美延续了先辈以职教兴实业、以人才强产业的远见。

同样，华峰集团秉承李毓蒙先生创办工业职校、为实业育才的初心，于2022年6月30日，与瑞安市政府签约，捐资5亿元创办初高中一体化公办学校，建成后无偿捐赠政府，为温州史上单笔最大公益教育捐资。而早在2002年，华峰集团就曾捐资设立南通大学“华峰化学奖学金”，后又出资成立“华峰诚志助学基金”“温州大学华峰品德奖”“百岛教育基金”……

毓蒙先生留下的，不仅是浙南工业的开创基业，更是“工匠精神、创新精神、实业报国、重教兴才”的精神丰碑；当代瑞商续写的，不仅是企业发展的辉煌篇章，更是对先辈初心的坚守，对城市未来的担当。

春分时节，和煦的春风吹绿了东山街道，这片孕育了浙南机械工业先驱的故土，曾见证过实业拓荒的艰辛；眼前的春光里，依旧流淌着跨越百年不曾褪色的初心与情怀，瑞安的实业版图，早已气象万千。毓蒙鼎是实业功勋的见证，是毓蒙精神的当代回响。

春风有信，薪火有期。身为时代记录者，见证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，心中倍感温暖与力量。李毓蒙先生以一生践行的兴学初心，如鼎之厚重，如风之绵长，生生不息，照亮瑞安实业与教育共生共荣的未来之路。

春风有信 毓蒙鼎立

难忘我的1986~1989

■应继永

之所以取这个题目，是因为1986年到1989年在瑞安五中的那三年，对我实在太重要了。几乎那三年的每一天，都在我后来的人生选择里留下了痕迹。

“记者”这个职业，我是第一次从班主任薛月亮老师嘴里听到的。那天，薛老师在新生见面会上说，他的理想本来是当记者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教师。他是师范毕业的，当教师本是理所当然，可为什么非要当记者呢？我想，记者一定比教师有趣得多，才让他念念不忘。

后来，薛老师果然在班里成立了文学社和通讯社，带我们出黑板报、编写作品集、出社刊。班上的同学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人文气氛非常活跃。

光是高一那一年，我们班就包揽了全校作文比赛高中段前几名。一位连续几年拿第一的高三学长，还特意跑来我们班，想看看这几个学弟学妹长什么样。

除了鼓励写作，薛老师还常在周末组织讲座。他是语文教研组长，我记得当时他讲《美的历程》，徐存德老师讲《红楼梦》，蔡少华老师讲《荷塘月色》，非常热闹。当年，薛老师发现一些女同学在看琼瑶小说也不阻止，还把琼瑶小说中的诗歌是怎么化用《诗经》的手法，也在课堂里适时插播。每逢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，薛老师也会在课堂上穿插节气节日的来历、风俗和故事：清明讲介子推，端午讲屈原。正是他这样耐心地灌溉，班里冒出了不少文学苗子——女同学中有毛森、凤怡、闰闰，男同学中有茂余、万村、春雷。

那时的五中，学风也很开放。校园广播里除了李双江、李谷一，也会放毛阿敏、韦唯的歌。有同学弄来齐秦、罗大佑的磁带，广播站也肯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背后也有薛老师的一份功劳——他的宿舍就在广播站对面，对负责广播站的三位女同学闰闰、乐静、毛森，颇有影响力。

如果把高中三年做个切片，高一是一快乐时光，高二是分水岭。

进入高二后，薛老师明显感到了高考的压力。他为成绩靠前的同学制定了学习规划，对成绩靠后的同学仍然以快乐教育为主。应试与素质两手抓，对老师而言无可厚非，但对同学来说，那是一条逐渐裂开的缝。本来玩在一起的好朋友，忽然要“分开”了——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光道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高校还没扩招，考上大学很难。一个班五六十人，能考上大专、高



作者(右二)与高中同学陈闰闰、孙乐静、毛森、刘海疆在平阳坡南古街合影(何淼摄)

中专的也就三四个。中游水平的同学最纠结：是快马加鞭赶上去，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？当年的这份纠结，多年后仍是不少同学心里的痛，也是薛老师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
我自知不是拔尖的人。有人星夜赶科场，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我继续默默地为自己的文学梦和记者梦储备知识。高中三年，我订了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民晚报》。那时报纸不寄到家里，得自己去邮局拿。每次去，邮局的伯伯都问我：“你是自己看，还是替你外公看？”每次都把我问得脸发红。

转眼到了高三。那年万村考上了大专，衍胜和玲海考上了高中专。薛老师的带班业绩不算亮眼，他因此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所幸第二年，复读的同学里有好几个考上了杭大和浙师大，总算没有辜负四年的努力。那年，也有几个同学跟我一样不想复读，去读了电大，后来进了农村信用社当上了领导。而我读了一年温大的“公共关系学”，最后也进了城市信用社。

1992年，温州日报筹办温州晚报，向社会招聘记者编辑。那时我在城市信用社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，没有去报考。一直等到1995年晚报再次招聘，我才去圆了记者梦。从首席记者一直干到主任编辑，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其间虽然自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传播学专业，却也始终不敢以浙江大学的学历文凭示人，毕竟我当年是个高考落榜生。但我自信从报纸的旺盛期到衰落期，有始有终地陪到了最后，也算对得起1986~1989年的那份初心。

如今，高中三年的得与失，早已烟消云散。回想起薛月亮老师当年为我埋下记者那颗种子的情景，真像大梦一场——少年不知愁滋味，老来方知行路难。

终于沧浪

■赵晓燕

这一次来苏州，就只为着沧浪亭了。

节前偶读明代王穉登的《秋江钓叟图记》，一句“恍然若与同坐沧浪之滨”，寥寥几字，轻轻撞进心底。古来文人笔下的渔翁江渚，从来不止是山水风物、垂钓闲人。那是乱世里的自持，是俗世中的退守，是任凭世事风浪翻涌，自守本心、从容静坐的人间态度。而沧浪亭，便是这份文人风骨最温柔、最具象的印记。

细数来路，我与沧浪亭的错过，竟已数次。最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七岁时随父母来苏州，只记得古塔假山、亭台楼阁，温柔好看，却不知有沧浪亭。

再至苏州，是刚入职不久单位组织的春游。行程表上排得满满的，拙政园、狮子林、虎丘……偏偏沧浪亭不在名单上。彼时年轻，只觉苏州园林大抵相貌相仿，看过几处，便也算见过江南园林，丝毫未觉惋惜，懵懂之间，又一次与它擦肩而过。

第三次来，是随国画老师与同门结伴，只为一场书画展览。彼时苏州博物馆声名正盛，观展结束，所有人都奔赴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博庭院。等到了苏博的门口时，才知需要预约，而预约早已满。老师已年满60周岁，免预约得以入内。我们满心怅然，只得转身去往一旁的园林博物馆逛逛。行色匆匆，步履局促，沧浪亭，终究还是留在了远方。

人世相逢，总多阴差阳错。越是屡次擦肩，心底的惦念便愈发深重，像一粒安静的种子，岁岁年年，慢慢生根发芽。

“别院深深夏簟清，石榴开遍透帘明。树阴满地日当午，梦觉流莺时一声。”读着苏舜钦的《夏意》，仿佛自己就躺在那夏日的凉席上，透过帘子看见石榴花红得耀眼，树荫底下凉凉的，醒来时正好听见黄莺叫了一声。那时我常常遐想，这该是怎样一个园子，能让人做出这样清凉的梦来。

这一次，终于来了。

最先寻到的，是那方著名的“沧浪亭”石额，俞樾写的，隶书，方方正正的。亭子本身不大，四方的，朴素得很，不张扬，不炫耀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立在假山上。亭柱上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”。上句出自欧阳修，下句出自园主人苏舜钦，两位好友隔着时空，在这亭子里完成了一次唱和。

清风明月哪里有什么价钱？近水远山又哪里没有情意？——这话清淡，却有一种说不尽的旷达。

园子不大，临水复廊蜿蜒曲折，一边是园景，一边是水景，走在其间，忽而看见园里的山石花木，忽而看见园外的河水波光。那一百多个漏窗，竟没有一个是重样的。隔窗观园，虚实相生，正是叶圣陶先生笔下隔而未隔、界而未界的东方园林之美。

可最让我动心的，还是那一片翠玲珑。竹叶密密匝匝，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来，投在白墙上，如水墨画里的那一笔笔皴擦。风吹过来，竹子便轻轻地摇，发出细细的声音，千年前苏舜钦在这个园子里，大约也吹过这样温软的风。“一迳抱幽山，居然城市间”，诚如斯言。纵使佳节游人熙攘，少了几分山静日长的孤寂清寂，喧嚣反衬本心，内心反倒愈发清明安宁。

古来文人，仕途困顿、壮志难酬之时，便归隐江南，筑园自渡。沧浪亭就是这样，表面上看是退隐，骨子里却是另一番气象。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，千年前的苏舜钦，将官场的浮沉委屈，化作一池清波、几块顽石、一亭清风。

伫立仰止亭中，回首这些年与沧浪亭的错过，七岁、二十几岁、四十几岁，一次又一次，总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可也正因为这些错过，才让我在心里把沧浪亭描摹了千遍万遍。待到真正相见，没有陌生，唯有阔别已久、久逢老友的温润与妥帖。

沧浪亭还是那个沧浪亭，苏舜钦修它的时候是这样，后来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里写它的时候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变的，不过是观园之人罢了。七岁的我，什么也不懂；二十几岁的我，忙着赶路；四十几岁的我，开始懂得了些笔墨里的意趣；现在的我，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看看这一园子的绿意，吹一吹沧浪亭的清风了。

辞别起身，行至园门，蓦然回首：文徵明题写的“沧浪亭”门楣匾额沉静古朴，保持着从容的姿态。我没有说“再会”，也没有说“下次再来”。因为我知道，有些地方，来与不来，它都在那里。而有些人，像苏舜钦，像沈复，像文徵明，还有教我读诗画画的师长，已经把沧浪亭种在了我的心里。

■谢钦巨

石头房

它的瓦片压着一排石头
它的窗口很小，凹进去很深

它的门很窄，也深凹着
如果离家，门不必上锁
但一定要在门外横上钢棍

缩成小小方块，抱紧自己
这是大海和大风喜欢的



过水屿

这里已无人
留下几间废弃的石头房

那是曾经的住所
有烧饭的灶台
有眺望的小窗户

如今它的另一种存在
是退潮时有人爬上它的头顶
摆出荒诞的漫画造型

听海浮石

它们嗅着苦辣花、柚子花
分辨着那些细小的野花
左边的蓝花琉璃繁缕还在报春
右边的黄白鬼针草很黏人

北鹿岛上的石头是宁静的身躯
鸟儿不惊，新步不扰，潮声不闻
唯有我是那块浮石
老想问问大海的心事



■林新荣

我来看，光绪年间的灰尘
怎样借光揣摩龟甲上的甲骨文

那些远走的典籍
在别处竟成窗台上的水渍

只有蛀虫的隧道
还在柱子画出另一类沟壑——
那是通往《墨子间诂》的批注

我来
其实是看他们的朋友圈
——毛笔的留言，都遗在宣纸空白处

我站着
目光落在后院的苔痕上

侧耳倾听——
隔着百余年的时差
孙诒让在回复某人，
“谨按兄……钧安”后面拖着一长串
考据的月光

原来，他们都从未离开
仍一排排坐着
这是一座楼的呼吸
把语句种进每一个走进来的人
及所有空洞的胸腔

